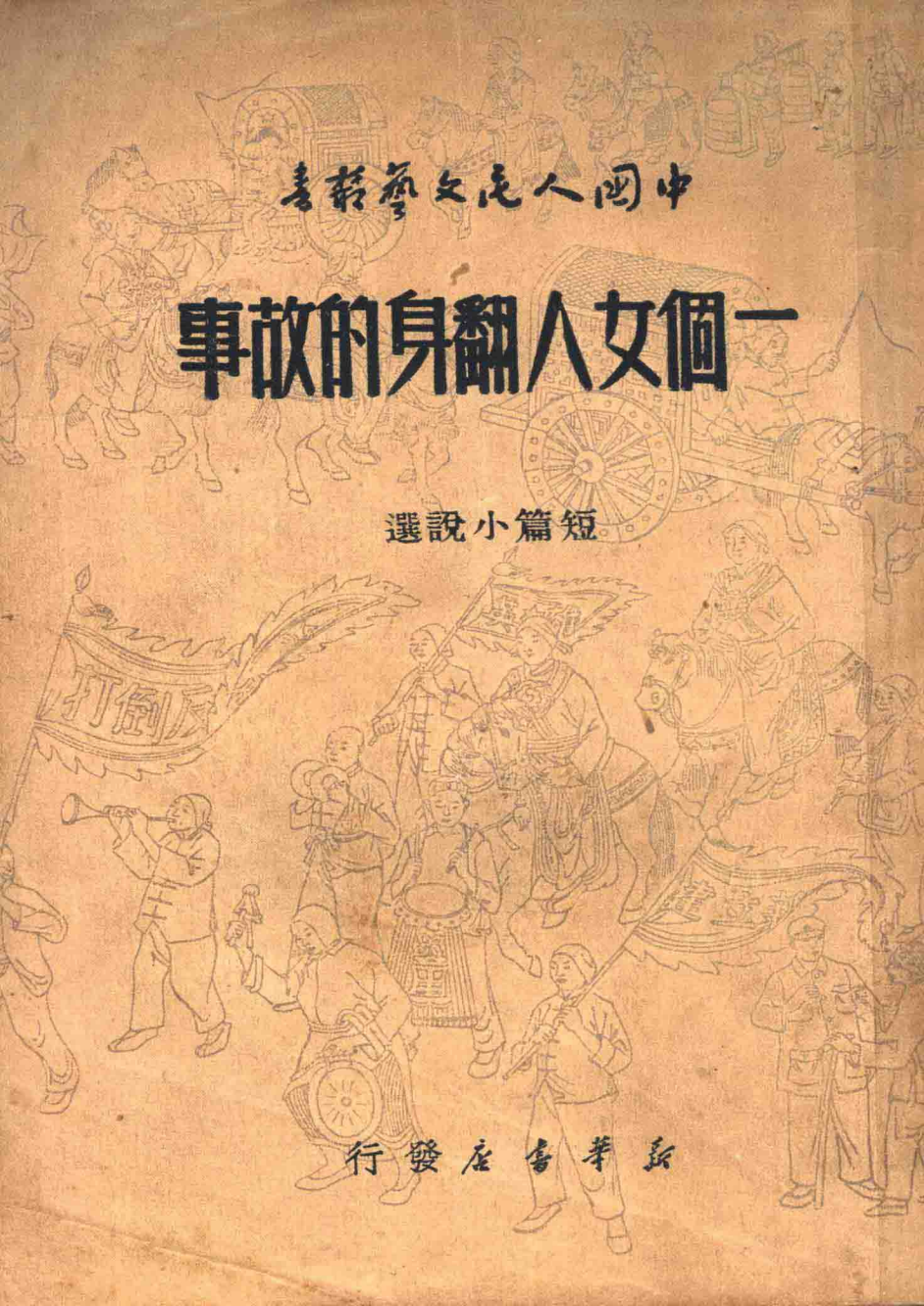


中國人文化藝術

一個女人翻身的事故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發行



一個女人翻身的事故

短篇小說選

等 厥 孔 者 著
店 喜 華 新 者 版 出
號 一 路 鄉 新 路 北 川 四 海 上
廠 刷 印 華 新 者 刷 印
號 九 五 路 北 南 河 海 上

事故的身翻人女個一

版出月八年九四九一

· 者 輯 編 ·

社 身 藝 學 文 化 人 間 中

權 · 版 · 有

0101

1—5000 (滬)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懷義灣·····	高朗亭 一
雷老婆·····	高朗亭 二六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 厥 三
衛生組長·····	葛 洛 四
魏媽媽·····	方 紀 六
烏鴉告狀·····	柯 藍 八
新與舊·····	李 欣 九
紅 契·····	束 爲 二七
第一次收穫·····	束 爲 二九

賣 鷄…………… 束 爲一四九

三個朋友…………… 韋君宜一五六

懷義灣

高朗亭

——陝北游擊隊歷史故事

懷義灣的地主武裝——民團，在一九三二年是團總邱樹凱所領導的，駐在一個獨立小丘頂上的娘娘廟裏。假如要強攻硬戰的話，是不容易繳械的。

那年的二月，我們剛從橫山伏擊失敗，弄得手無寸鐵，荷包裏只剩下一塊錢。當時在場的革命伙伴，只剩下高文清劉善忠我們三人。怎麼辦呢？三個人一個小沙塢坐着納悶。

『我過去在延安當過兵。』高文清首先打破了沉寂。『×××那裏有熟人，咱們都到那裏當兵去。這裏的情形，他們不會知道。咱們可以活動兵變，帶一些槍枝出來再幹。……』

話還沒有說完，我表示了同意。劉善忠也接着說：『咱們考慮一番吧！』於是你一言，我一語的，就討論起來，最後決定下延安當兵去。

『路費呢？』劉善忠提出這個問題來，我摸出了身上僅有的一塊錢。他說：『不得夠啊！咱們還得想辦法。』

『現在已是舊曆二月初三，趕咱們到下邊，天氣就暖了。我這件袍子，就用不着了。能夠賣它三四塊錢，還可湊合一下。』高文清說着，笑開了那張大嘴，低下頭，用手提起自己的袍襟，直瞅着我們等待着回答。

大家沉默了兩三分鐘，我抬起頭來說：『就這樣去吧，到了那裏再說那裏的話，我不相信還會餓死咱們！』劉善忠亦笑着站了起來。

初七下午，我們到達了懷義鎮。在街上，找了個開飯館的小店，歇了下來，簡單的吃了些便飯，在屋裏坐着閒談。

『客人們吃好了嗎？』約有四十歲左右高個子的店掌櫃，走進來打了招呼。雖然是店家常談的一句例話，但他却講的十分真誠。劉善忠同志站起來招呼着掌櫃的坐下。掌櫃的兩手捧着烟袋，讓着大家吸烟。

『掌櫃的生意好嗎？』我開始和他拉話。

『哎！好什麼哩！去年賺的錢只顧住嘴，連穿的都顧不住。』他用右手很不自然地抹了抹那

黑生生的八字鬍，長嘆了一口氣。

「現在的生意不是很好做嗎？」

「生意倒有，可是實債（註）太重了，去年結賬賺了四十多塊錢，光款子就出了二十八九塊！」

「今年呢？」

「派款的條子還沒有下來哩，團總和紳士們在排家灣議了幾天啦，大約快離開了。」

「今年也許要少出一些吧？」

「那裏！這好幾年總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怎能少出呢？」

「你家裏有幾口人吃飯？種多少地？」

「種地？自己只有一兩垧，不夠種。租財主家的地，租子太大。一年打下來的糧食，不夠自家的。繳了租，就沒有自己吃的啦。這小飯舖實債又重，家裏的地還要出錢糧。聽說今年每兩錢糧要攤五十多塊錢哩，你看這光景有什麼法子過哩！」他打着火，很用勁的吸了幾口烟。「邇

（註）『實債』指當時的捐款。

刻的時世不能行了，你看財主家放債，那利錢大的過餘着哩。我年時把個驢給死了，又買了一個，自己錢不夠，借了財主家的十塊洋錢。每月要八分利，這二月出去就半年啦，光利錢也堆下四五塊，一年下來本利可滿就是二十塊！」

『這利息真重呵……』我很嘆息的插了話。高文清劉善忠聽着掌櫃的敘述，都在沉思着。

『這還不算，』掌櫃的沒等我說完，便又接着說：『年時四月裏，一次就給我派下十五塊維持費，迫得我沒辦法，邱團總的團丁，來催款，就要綁我，我稍微遲慢了一下，一個姓邱的團丁就打了我一槍頭。沒辦法，兩個帶槍的團丁跟着我到財主家借了十二塊錢，連我的手裏都沒到，就給人家拿去了。後來立約，二財主硬要一集（註）八分利。我嫌利太大，他又要我馬上還錢。你想，錢已經叫人家拿去了，我能……』說着，他的眼睛紅了起來。

『老人家不要難過，咱們窮人快要翻身啦。』我同劉善忠小聲安慰着他，他慢慢的仰起了頭。

『翻什麼身，這周圍有姜家拓老板家……邱……團總……財主家們在……誰還能翻……搯不

（註）懷義灣每十天有一次集會。

起大利……只好賣……」

突然，門被推開了，招呼我們吃飯的那個小孩子，跑了進來。

『大大，二財主家的夥計，收二月二的香紙錢（註一），你回去哩。』掌櫃的吁了一口氣。緊縮着眉頭，慢慢的站起來，同我打了一個招呼，低着頭拉着小孩，一步重似一步的走出去了。

天漸漸的黑起來，店掌櫃的兒子，提着麻油燈進來，將燈放在炕邊上。剛走出去，隔壁的舖門『叭叭』的緊接着響了幾聲。

『噢，老五有油沒？打些點燈油。』打門的人喊叫着。

『有哩，你等一等。』裏面有人給答了話，開門的聲音剛完，兩人的對話又傳過來。

『怎麼你這會兒才來打油哩？』

『我們在白菜心（註二）家裏抽洋烟哩。』

（註一）『香紙錢』——陝北風俗，二月二日上山祭風雨蟲神時，燒紙化香。

（註二）『白菜心』——一個妓女的名字。

「還有些誰？」

「邱隊長們，你只要是別人我還給他來打油麼？」

「團總回來沒？」

「沒有哩，哎，有哈德門烟給拿一盒！」

「有，五百錢一盒。」

「不管多少快拿來！」

門閉上了，接連着的是急急忙忙的脚步聲，打門前響着過去。……

「團總不在家，他媽的就下來嫖婊子了！」劉善忠自言自語的說起來。

「咱們幹他一件冒險事吧！」我說着，眼睛望着高文清。

「什麼冒險事？」高文清驚訝的問，但聲音很小。

「這邱團總的弟弟，是我在師範學校的同學。兩人感情也好，對他們的歷史，我還知道一些。乘團總不在營房，我們明天去假裝做客，進營房去，相機繳這民團的槍，你看怎樣？」

「那邊不如就到白菜心家，把那邱隊長的槍先提了，不更放心？」劉善忠轉過身來，提出這樣一個意見。

『不行！』我駁斥着他的意見。『他們出來嫖婊子，不一定帶槍。要帶的話，在那種容易出是非的地方，他一定是很謹慎的，恐怕不容易提到手。』我說着，他兩人才點了點頭，認爲也有道理。大家低頭抹額的沉思起來，我也想了想，再繼續的補充了我的意見：『我們白天去，又是裝着團總的朋友，團上的人一定不會提防的，我們就乘其不備，互使眼目，相機行事。』

『假如團總回來又怎麼辦呢？』高文清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考慮着。

『那還能等到團總回來！』劉善忠不等我說話，就插上了嘴：『我們要去，時間頂長不能超過三四個鐘頭，有機會就幹，沒機會就走。就在團總未回來以前，我們佔主動，有把握就動手，沒把握就走，朗亭，你說怎樣？』

『對，就是這樣。』說完，我轉過來問着文清：『你說怎樣？』

『幹是不成問題的要幹，問題是怎樣幹才好！』

『那些技術問題，我們都仔細的想一想，當然越巧妙越好。』

話談到這裏停了下來，各自收拾着自己簡單的行李，大家都沉思着明天的一切事情。

初八的早晨，天氣分外清明。我們吃點早飯，買了兩盒哈德門烟，就離開小店，向娘娘廟走去，一過河，就上着坡。

『今天咱們上去，下來時是走着下來還是抬着下來呢？』高文清擰了擰眼睛，向着我們兩人開玩笑。

『一定是走着下來，咱們不動手，他們不敢隨便把咱們怎麼的。』

我鄭重其事的回答着他的話。

『唔，可要沉着哪，誰也不許表現出絲毫的慌張來！』劉善忠也搭上了一句，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點了點頭，就在將近工事的地方坐了會兒，緩和了喘氣。

營門的四週沒有警戒，門關的鐵緊。

『開門來噢！』我搶前兩步，拍了幾下門板喊起來。

『是誰？』停了一會兒，院裏的門推響了，有了這樣回音。

『是我。』我很和氣的回答。

『找誰？』

『找團總。』

『團總不在家！』裏面的聲音，漸漸接近了營門。

『什麼時候能回來？』

「今天晚上不回來，明天一定回來。」

「那麼請你開開門，我們等團總回來，有要事商量。」

「你們是幾位？」

「我們三個人。」

「請等一等，我報告隊長去。」裏面搭話的人，說着，腳步聲就漸漸遠去了。過了有兩分鐘的時間，門裏腳步聲又響起來，這次是比前多了些人了。裏面的人沉重地推了一下大門，取下鐵鏈，營門才拉開了，出來兩個裝束奇異的人，他們肩上都壓了支步槍，慌張地跨出門來。

「先生，你們是找團總的嗎？」一個腰束土黃大圍巾的人，首先問我。

「是的。」我點了點頭。

「先生們和我們團總在那裏認識的？」另一個黑衣服白綁帶腰間束着滿腰轉（註）的接着問。

「我們在蘇軍長部下認識的。」我正說着，裏面又走出一個人來，黑衣服外面套着帶本色花

（註）『滿腰轉』——一種腰帶的名稱，裏面還可以裝銅板和麻錢。

的青庫緞褂子，沒扣扣子，兩襟裂開，胸部露外。一個舊式的沙魚皮眼鏡盒子吊在外面，還掛了一塊綠綢子向後飄動着。我們都注視着這個剛出來的人。

「快進來，到裏面坐，失敬了，沒有遠迎！」他沒等走到門口，就裂開嘴，笑着臉，打招呼。

「這位老總貴姓？」劉善忠問着，也笑開了嘴，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

「敝姓邱……」

「他就是我們的隊長哩！」那人沒說下去，旁邊東黃圍巾的人，就插着介紹了一句。

「對不起，久仰未遇失敬。」我們幾個人，參差不齊的，就很客氣的和他寒暄起來。

「各位先生還很陌生，願領教。」邱隊長提出後，我們各自介紹了，他便很謙虛的讓着我們走進裏面去。

邱隊長領着我們，到了他們的辦公室，他們的辦公室和寢室就在一起，一進去就看見牆壁上掛着兩支步槍，和步槍一起，掛了子彈袋，看去有五六排分裝在兩條袋子裏。地下放了一張土紅色的櫃子，緊鎖着鐵鎖。炕上鋪着榆林栽絨毯。盤腿坐在炕上的一個穿長袍的中年人，見我們進去，就站起來，上炕同我們打招呼。